

大刘与小刘

俞晓群

前些年读《十三经注疏》，文下注释密密麻麻，其中多有谈及汉代刘向、刘歆父子的地方，引者或称之为二刘，或称之为大刘、小刘云云。其实在历史上，刘向、刘歆二人名声卓著，班固《汉书》说，孔子之后，一直到汉代，不再有圣人出现；能够承继圣意的人，大概只有孟轲、荀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六位。王充《论衡》说，刘向、刘歆、桓谭和扬雄的先后出现，正如周文王、周武王和周公并出一时，“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

那么刘向、刘歆何以得到如此赞誉呢？当然缘于他们的学识与文章才华。班固说：“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王充说，董仲舒文章最善，刘歆文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验也”；且称刘歆“汉朝智囊，笔墨渊海”。章太炎说，两汉时期，各家文章雄浑雅健，但多有“盈词”可改；唯有刘歆文章《移让太常博士书》，“乃一字无虚设”，并称刘歆是“孔子以后的最大人物”。

追根溯源，刘向是汉高祖刘邦的亲宗，他的五世祖刘交是刘邦的异母弟。在我们的印象中，刘邦家世本无诗书底色，如唐代章碣《焚书坑》云：“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但刘邦不读书，并非刘家子弟都不读书，刘交就是一位喜好读书的人。早年刘交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一同，跟随荀子的门人浮丘

伯学习《诗经》。直到秦始皇焚书，他们才被迫散去。后来刘邦得江山，封刘交为楚元王，刘交又将三位同学召集过来，还让申公与他的儿子刘郢客，去长安跟随浮丘伯继续学习《诗经》。汉文帝时，申公因为精研《诗经》有成，拜为博士，后有《鲁诗》传世；刘交也有《元王诗》传世。另外，除刘郢客继承王位之外，刘交还有五个儿子得以封侯，其中休侯刘富一支，有子刘辟疆，孙刘德，曾孙刘向，玄孙刘歆。

单说刘富一支，刘辟疆承继祖父刘交遗风，喜欢读《诗经》、写文章，“清静少欲，常以书自娱，不肯仕。”其子刘德也喜欢读书，最爱《老子》，崇尚“知足”二字。提示一下，这位刘德与河间献王刘德重名，后者是汉景帝之子。再说回来，当时权臣霍光横行一时，霍曾提出把女儿嫁给刘德，刘德没同意，意在“畏盛满也”。由此想到刘德的孙子刘歆，他却把女儿刘悛嫁给王莽的儿子王临，最终导致家破人亡，落下千古骂名。可见刘歆没把祖宗的训诫学好。

刘德的儿子刘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汉书》）但刘向处事不能像父亲那样超脱，早年他见到家中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一书，那是父亲参与平定淮南王刘安时，清理刘安藏书，将其带回家中。书中有记炼金

与长生之法，刘向把书献给汉宣帝，没想到方法不灵，刘向险些被处死刑，君王念及他的才华，才放过了他，让他去研习《穀梁传》。此事也成为刘向人生污点，后世有人以此为例，批评刘向博而不精，只算是一个通人，即使作为贤人，也远不如汉代谷永。

其实刘向的品质，远非一件事情可以定论。追寻刘向一生历史，单说他二十年居身天禄阁，苦心校阅书刊，撰著《别录》传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汉宫殿疏》中传说，刘向在天禄阁校书时，专精覃思。夜间一位身穿黄衣服的老人，拄着青藜杖走着光亮，向他传授五行洪范。刘向见内容太多，害怕忘记，还撕下衣服，解下腰带，用来记录（《三辅黄图》）。故而刘向后人以“黎阁刘氏”自称。刘向留下著作《别录》《洪范五行传论》《五经通义》《五经杂义》《刘向谏》《刘向老子说》《五纪论》《新序》《说苑》《列女传》《世说》等；他还整理校订著作《楚辞》《世本》《战国策》《晏子》《管子》《列子》等。刘向文章之美，我们至今还可以在《唐雕不辱使命》《螳螂捕蝉》等名篇中欣赏到。

刘向又是一位忠诚正直的人。《汉书》中记有他的十篇奏疏文章，有对王氏外戚专权的告诫，有对日食现象的解说，还有

对奢靡现象的痛斥，对皇家修筑陵墓的劝阻云云。他的文章不但言辞充满刚正之气，文采也千古流传。再者，刘向见到儿子刘歆少年得志，未知世态炎凉，曾写《戒子歆书》，以董仲舒“贺者在门，吊者在闾”与“吊者在门，贺者在闾”为例，向刘歆讲述福祸相倚的道理。前者说明“受福则骄者，骄者则祸至”；后者说明“有忧则恐惧敬事，敬事则必有善功，而福至也。”

刘向校书期间，他的第三子刘歆曾受诏来到天禄阁，与父亲一同工作。刘向去世后，刘歆接续父亲的事业，将其发扬光大。刘歆的成就就很多，他以刘向《别录》为基础，编撰《七略》，将众书分为六大类，既剖判百家，又创建部次条别之法，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父子合璧，成为中国目录学、校勘学的开端。再者刘歆整理秘籍时，读到古文经书《逸礼》《古文尚书》《左传》等，提出古文经书列入官学，由此引发今古文经学之争。最终刘歆恨祸，离开京城，去五原（今包头西北）做官，后来赋闲在家多年。刘歆一生留下许多成就，有著作《春秋左氏传章句》《春秋左氏传条例》《尔雅注》《三统历谱》；据传刘歆还曾撰写《续史记》《汉书》等。

刘歆诗文有《遂初赋》《移让太常博士书》《上〈山海经〉表》《甘泉宫赋》《灯赋》等传世。

说是子承父业，其实刘向父子还有许多不同。首先是在学

术上，刘向与刘歆分歧很多。我在研读《汉书》时发现，刘向每提出一个观点，刘歆经常会站出来反驳，班固将这些争吵的内容如实记载，少加评判，也是正史中的一段奇观，却为后世攻击二刘留下口实。如宋代欧阳修在《新唐书》中，批评二刘背离圣人的本意，还自相矛盾（至其不通也，父子之言自相戾）。还有说，刘歆四处反驳父亲的观点，也是一种不孝的行为（《容斋随笔》）。其次在人品上，晋代傅玄说：“向才学俗而志忠，歆才学通而行邪。”原因是刘向始终忠于汉室，刘歆却做了汉贼王莽的国师。历史上王莽被视为乱臣贼子，刘歆也成为负面人物。后人说他编造古文经书，为王莽篡汉寻找根据。如康有为诗云：“歆造伪经，密致而工，写以古文体隆隆。托之河间及鲁共，兼力造《汉书》，一手掩群瞽。”后来钱穆文章《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列出二十八条质疑及逐年史考，反证刘歆造伪之说不通。

刘歆又是一位能够推往知来的人，他很早把自己的名字改为刘秀。为什么？当时没人知道。十几年后，纬书《河图赤伏符》显世，其中有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炎际火为王。”预言将有一位叫刘秀的人出来恢复汉室，想来刘歆早已预见到此事。后来汉室复兴，光武帝果然叫刘秀，却不是那位改名的刘秀。

卡佛的“极简”在于不要花招

李慧

提示 终其一生，雷蒙德·卡佛都坚守着一种简单朴实的现实主义写作立场，在短篇小说和诗歌的园地里深耕不辍，并以“极简主义”闻名。所谓极简，在于他不要花招，最大限度地呈现生活的样貌和感受。相比之下卡佛的小说较为灰暗，诗歌更加温情。其原因在于他的两段婚姻和两段不同的人。一点自再加上很多合理的想象，再佐以平静亲切的语调，就构成了卡佛作为小说家和诗人最为独特的魅力。

初识美国作家雷蒙德·卡佛（1938—1988年），缘起于他的小诗《一天中最好的时光》。短短三个诗节，白描式的笔法，烘托出一幅静谧安然的家庭小景：夏夜凉风带来的舒适，碗中水果代表的满足，窗户洞开意味着宽广，灯光点燃象征着明亮，相依相偎的爱和亲密，再加上工作已经完成的轻松感和无人前来打扰的自由。朴拙的文字和朴素

的幸福相得益彰。在当今压力重重的生活中，对“小确幸”的感知力犹显珍贵，因此这首小诗读来颇为温馨动人。

然而卡佛并非一直在诗中那样平和甚至深情。这位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小说家和诗人出身草根，父亲酗酒，母亲

“神经”有些问题。功成名就的卡佛依然记得小时候父亲在外喝酒时，家里“餐桌上笼罩着的那种大难临头的绝望气氛”。卡佛18岁结婚，19岁时就已经有了一对儿女。小他三岁的妻子玛丽安·伯克用瘦弱的肩膀扛起养家的重担，用做女招待赚的钱给他买来第一台打字机，一力支撑起他的文学梦想。他们没有手艺，总是缺钱，深爱对方却又互相谩骂和背叛，婚姻生活堪比一场“越南战争”。卡佛曾说：“我娶了我爱的女孩，却毁了她的一生。”他抽烟、酗酒、怨天尤地，几次逃离又回归，用酒瓶打破过玛丽安的头，又在声名鹊起之后抛弃糟糠之妻，从此被贴上“渣男”的标签。实际上，他们都被这场婚姻打败了。

卡佛早期的短篇小说中处处可见其婚姻生活的影子：《怎么了》中那对刚刚破产的夫妻，丈夫懒散放纵，妻子水性杨花，日子过得兵荒马乱；《信号》里一对即将分手的男女，尴尬地坐在一间高于自己消费水平的酒店里，不知何去何从；《请你安静些，好吗？》中记录了因妻子出轨而感受到的迷茫和冲击，并无奈地承认“对大多数人而言，人生不是什么冒险，而是一股莫之能御的洪流”。正是这篇小说入选《1967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集》，给卡佛带来了“扭转命运的時刻”。

短篇小说往往是事件驱动的，需要比长篇更加激烈的戏剧冲突。但卡佛的笔下没有逆袭和反转，只有琐碎沉闷的日常，比如买台二手冰箱，妻子朋友的来访，跟朋友一起喝酒，帮邻居

看房子或夫妻睡前的交谈。小说中细节很多，却不事修饰，语言和情绪被最大限度地压缩和克制，朴素得就像寻常日子，却又在平静淳朴的叙述中，弥漫着对生命的感伤与绝望。这种高度凝练的文字风格或许并非卡佛的初衷，而是编辑戈登·利什的选择。但卡佛说过，“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个恰到好处句号的，带给人如许力量直刺人心”，由此充分肯定了极简主义手法的表现力。作为美国文坛上罕见的“艰难时世”的观察者 and 表达者，卡佛的短篇小说极度写实，节奏和缓，但色彩灰暗，总是“暗藏着一一种卡夫卡式的紧张与不祥之气”“写一句表面上看起来无伤大雅的寒暄，并随之传递给读者冷彻骨髓的寒意”。他写没有希望的人生，写小人物的乏味、平庸、艰辛和无奈，以及虚浮的生活表象下深层次的精神迷惘。这种所谓的肮脏现实主义主题与极简主义风格完美结合，传达出他对世界的态度，“在人的生命里，在真实的生活处境中，是存在着巨大的沉默的。一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伤痛，只好放到沉默里”，并使他成为与海明威齐名的最具影响力的短篇小说大师之一，甚至被《伦敦时报》称为“美国的契诃夫”。

相比小说而言，卡佛更喜欢自己的诗歌。诗歌是一部温情的卡佛精神自传。他用一种谈话式的亲切的语调写诗，文字冲淡平和，娓娓道来。诗中有照片上22岁的父亲，女儿和苹果饼，前妻和情人，患癌症的邮递员，还有跟兄弟一起喝酒驾车畅游的肆意，清晨看到的孩子们的快

乐，以及医生对他说的话。他想起玛丽安出走后自己的犹疑，“我将尼龙袜丢进垃圾袋；刷子/我留着我自己用。只是这床/看着奇怪，难以解决。”（《我的妻子》）他被问起“对玛丽安的感觉……那个记忆像细高跟鞋一样进来了。”（《访谈》）他记得自己离去的艰难，“很艰难，兄弟。当我/想要入睡时，那些年月涌进/我的睡眠。醒来时发现/烟灰缸里一颗烟头，屋里/每盏灯都亮着。我无法/假装理解任何事。”（《小房间》）他感谢女儿克里斯蒂娜不要酗酒，“它会毁了你/就像它毁了你的妈妈，毁了我/就像它曾经毁了我们的。”（《给他的女儿》）这些平实的词句缓缓流动，其中暗含着一种非凡的力量与完美的音乐性，温和而克制，平易而深邃，将广阔的情感压缩在朴素的瞬间，总带着不悲不喜的表情。

在生命的最后10年，卡佛过上了“那种不犯错误的生活”“再没有酩酊过，工作着，爱着，并且/被一个好女人爱着。”（《赚了》）他的心境变得柔软松弛地，迸发出热烈的诗情，定格了很多温馨的时刻：在山中写下“夏天”和“蜂鸟”寄出去，她打开信封就会想起那些日子和爱情（《蜂鸟》）；她的身体是“毕加索的线条”，他们没来由地笑。（《苏打饼》）这个高个子男人与世界和生活彻底和解，开始相信爱：“一路爱着它们，直到/重回源头/爱一切提升我的事物。”相信运气：“我在雨中站了一会儿/觉得自己是最幸运的人/即使一道悲伤的波浪扫过我。”（《把自己锁在门外，然后设法进去》）并满足于现有的人生：“我所求越多越一无所求的

日子/只要这一生，再不要更多。甚至/不期望有人跟着。”（《小步舞》）

1987年，49岁的卡佛被确诊为肺癌。他对世界多了一丝平静的眷恋，也把人生看得更加通达。回顾前半生，他感念玛丽安的无私付出，多次向她示爱和致谢；安排身后事，他在逝前两个月与同居九年的女诗人苔丝·盖拉格结婚，并把所有作品的处置权交付给她。在自问自答的绝笔《临终断章》中，卡佛告诉世人此生足矣，他已得到了想要的一切，那就是“称自己亲爱的，感觉自己/在世时为人所爱。”他于1988年8月离世。

莫言说写长篇小说的人都是慈悲的，执着于短篇小说和诗歌的卡佛又何尝不满怀悲悯？他告诉大家，“我们已经都知道，人生是一场悲剧，更悲哀的是，这场悲剧的主角还不是你，而是命运。每一个人，都注定了是旷野里的寂寞，都注定要面对生命本身的孤独，甚至还有人性中固有的恶。”他写的是最广泛而真实的生活，“表面的平静，主题的普通，僵硬的叙述者和面无表情”的叙事，故事的无足轻重以及想不清楚的人物。”但是他创造出一种新的语调和文学质地，“赋予这些普通的事物，以广阔而惊人的力量”。他是孜孜不倦的文学匠人，那些看似不加雕琢的小说和诗歌实际上来自于合理的想象和严苛的修改。他冷酷而温情，沉默而丰富。读卡佛的短篇小说，常常让人想起贾樟柯的电影；读卡佛的诗歌，则容易唤起对海子的记忆。不信你试试看。

书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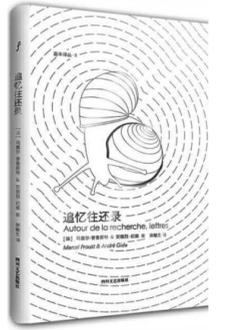
似水年华里的误解

纪德也曾看走眼过。1912年秋，已经发表了《欢乐与时日》的普鲁斯特，遭到一系列退稿后，不得不将他的《追忆似水年华》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手稿送到出版人伽利玛手中，自掏腰包出版。当时，退稿人里就有纪德。他比普鲁斯特大两岁，离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有35年，却已名动天下。纪德的退稿理由很简单，和他后来对普鲁斯特的解释一样：“在我看来，你不过是一个频频光顾X、Y、Z夫人府邸，外加专给《费加罗报》写无聊文章的人。坦率地说吧，我把你看成一个喜好风雅、趋炎附势的社交名流。”

天才之间也有误解。一年后，纪德意识到错误，给普鲁斯特写了一封信，也就是收录于本周主打推荐《追忆往还录》里的第一封信。在信中，纪德说：“这是一生中最刺痛我，令我感到遗憾后悔的事。”普鲁斯特回信说：“若不是新法兰西评论社的拒绝，再三的拒绝，我也收不到您的来信。”

普鲁斯特一直患有哮喘，在暮年用写作抵抗死亡，将充沛的私人情感注入绵延的文字中，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写作，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向内的丰盈世界。《追忆往还录》讲述了《追忆似水年华》的出版事宜以及其他一些文学活动，也透露了普鲁斯特生命最后8年的很多信息，他的挣扎、痛苦通过两个人的私人信件坦率、真切地抵达了我们。

历史方面，戴逸先生的《清史三百年》，也值得你关注。



《追忆往还录》

1891年，两位20世纪法语世界最重要的作家——普鲁斯特和纪德初次见面，两人的第二次当面谈则一直推迟到了1916年。从1891年的初识到1922年普鲁斯特去世，30年里两位作家至多有零星几次会面。本书收录了1914年到1922年间，普鲁斯特与纪德往来的20余封书信，还包括纪德评论普鲁斯特作品的两篇文章。



《清史三百年》

这是一部内容清晰、逻辑严谨、极富启发性的极简清朝断代史。已经94岁的戴逸，是目前仅有的能贯通清代前、盛、中、晚期的学者。本书将清史划分为八个阶段，从崛起到建立全国统治，从康雍乾盛世到清中期的衰落，进而到晚清大变局，概要而不失细节地讨论。既从宏观层面勾勒了清朝三百年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历史发展，又从细节方面对清史以及中国近代史中的关节点和重大课题逐一进行细致的研究、论证，提出了清通而合理的解读。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中国精神 中国形象 中国文化 中国表达

中国龙腾

中华圆梦



中国网络电视台制 河北蔚县 王文林剪纸